



有位老人从认识我开始,就苦口婆心地推荐一种被她看作来自天上的美食。2800年前,阿拉伯游牧民横越沙漠时以小牛的胃做成的乳囊装牛奶挂在骑坐的骆驼身上,为了途中解渴饮用。不料,皮囊内的牛奶分成了透明液体的乳浆和白色块状的凝乳。这份因空气、温度、土壤、水、植物与动物的奶水相互影响转化而诞生的意外礼物,被称为 Cheese (中文称为乳酪,起司,芝士)。

# 餐桌上的贵宾

(美国)融融

爱吃乳酪的老人活到九十多岁。爱到什么程度?就像糖果和饼干一样,当零食和点心吃。在客厅里看电视,咖啡桌上有个小碟子,切成小块的乳酪,就像吃软糖一样,慢慢咀嚼。她爱乳酪如同享受巧克力,味觉触觉嗅觉视觉都被调动起来,满心的欢喜。她就是我的洋婆婆海伦。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几年的自然天气一如人世脾气,跌宕难测。冬月中旬了,西安不冷反暖,毫无下雪征兆。于是从刘禹锡的诗句里借来片缕寒流,醒醒脑壳。寒流与春潮,各有其德也。不过心底里的季节情绪,是任谁也无法预报的。偶起微澜春波,也不必惊艳。同楼的刘胖子,校友,迷书法、爱美酒、好善言。经常夜里拎来佳酿,对酌闲话。三次要我搬出《群山绝响》手稿翻看,称某收藏家有意;又谬奖说当代作家拿毛笔写长篇,未闻第二人吧?呵呵。胖子爱笑,呵呵已醺。又问出版六年了吧?该再版喽!肥掌相击,啪啪作响。值得吗?我反问道。胖刘说四大名著为啥一版再版?因为是毛笔写的。猛一听,逻辑与逻辑;细一回味,不禁哑然。哂笑这人一发胖,逻辑也同步紊乱了。

上网浏览,方知传看与诵听者,一直兴味递增。专家析文与读者评论,字数超过百万了。签名本高价倒腾,且发现盗版……看来再版事宜,可以列入日程。

然而书运如人运,只看是否遇见青眼编辑。《群山绝响》能够再版,全因幸逢贵人。天意作美,人事鸣谢。鸣谢编、审、校,及美编设计所付出的才华与心血。(注:《群山绝响》为方英文第三部长篇小说,2008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版,2025年作家出版社再版)

我爸爸叫曾国富,他很喜欢这个名字。每逢团体中需要自我介绍时,他总说现场没有人比他伟大。众人一脸狐疑,面面相觑,气氛有点尴尬,不知如何接口,他顺势暂停片刻,然后得意扬扬地接着说:“我是曾国富,真的国父,不是假的国父。”于是大家豁然开朗,原本几乎冻结了的空气,也就在笑声中轻易破冰。

# 养育

圆球的,等等。婆婆瞪大了眼睛,好像在听古老的神话。豆腐,不就是乳酪的替代品吗?婆婆听得眉开眼笑。我赶紧去买了一盒送给她。她不太喜欢豆腐的气味。啊,与我不喜欢乳酪的气味一模一样。豆腐被婆婆拒之门外。

我们夫妻外出就餐,先生爱去意大利餐馆。服务员送来主食面条,拿着圆桶长棍问:要不要加点乳酪粉?谢谢,不要。我说。先生的面条上犹如大雪覆盖,白茫茫一片。久而久之,我们很少去意大利餐馆就餐。

我问过不少华人:你们的厨房里有乳酪吗?你们爱吃乳酪吗?为什么家家喝牛奶,却不吃牛奶提炼出来的、营养高于十倍的乳酪呢?答复是

# 《群山绝响》再版记

方英文

有一种披萨叫乳酪披萨,表层覆盖着五种以上的乳酪,是很多美国人的最爱,先生亦然。我不论在美国还是欧洲,只要遇见著名的乳酪产地,先生给我说当地的人文景观,少不了乳酪。据说,每公斤奶酪制品用10公斤牛奶浓缩而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脂肪、磷和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是纯天然食品。

北永和的网溪小学退休。他在家乡云林虎尾的中正小学任教时,每年暑假都会带着我们全家到台北投靠伯父,准备他的司法官特考。那时我们先从虎尾坐糖厂小火车到临镇斗南,再转台铁的对号特快到台北,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总会横跨午餐时间。在火车上除了看窗外飞逝的风景、吹着迎面的和风之外,吃个香喷喷的铁路便当,成了我这一趟最期待的。爸爸年年报考年年落榜,我到现在才开始觉得,他当时八成是为了带我们去台北玩,才顺便报考临时抱佛脚的。

爸爸不是严父,毕竟家里的三个孩子都不怎么需要大人操心,但他也不是热络型的,不会经常跟我们嘘寒问暖,叮叮提点。他诚恳随和,在学校深受同事的喜爱,几十年的老同事现在还会联系互访。他对学生疼爱有加,已经做阿公阿嬷(爷爷奶奶)的早期学生铭记在心,逢年过节还会送礼问候。他喜欢排忧解难,妈妈斗南娘家那边的舅舅阿姨都视他为精神导师。他这些在外的为人处世,都是我长大之后才逐渐清楚明了的。

爸爸有过一辆伟士柏牌(Vespa)摩托车,曾经是我们一家五口的移动城堡。小时候每次全家出门,五人共乘一车,总是老幺弟弟排第一做先锋,脚踩着踏板

# 黑板问题

张大文

自从2002年65岁退休以来,我去过不少学校上课。上课事易,只要充分准备,学生不会被荒废到哪里去;黑板事难,因为不少学校都改用白板了,因此必须用黑笔来写字,而黑笔骨瘦如槁,不像柔和的粉笔那样能驾驭自如,粗细随意。所以,凡是要我去上课,我唯一的要求是把黑板准备好。

直到最近,郊区一所学校,校长听说我去上课,就买了两块最大的黑板,都是用不锈钢骨架子上下左右把黑板结实地框住了的那种,把大礼堂整个舞台从东到西几下拉满了!黑板越好,我干劲越大,越不知道老之已至。记得那天我从西到东来回五次,揩干净写得满满的、大大的板书,好不惬意!

突然间,好像打开了一扇神秘的大门。我开始试验。我家的菜园里到处是芥菜、苋菜,不用浇水施肥,自愿奉献。先生称之野草,不爱吃。我拌了乳酪加了蛋液,拌入番茄和圆椒,做成小菜饼,先生吃得津津有味。洋葱、胡萝卜、花椰菜、土豆丝,不用起油锅,切碎了,铺上乳酪,放进空气炸锅,几分钟就做好了。往往在这个时候,洋婆婆的音容笑貌出现在我眼前,感激之情化作泪水,染红了眼睛……

# 赣南「森」呼吸

张楠  
在赣南见到最多的就是树了。哪怕在逼仄的赣州旧城区,也会发现枝叶婆娑的古樟,盘根错节地遍布于街道两旁,旁逸斜出的枝丫时不时就会与途经的车辆耳鬓厮磨一番。有几次我搭乘大巴时发现枝条斜斜地扫过车身,伴着阵阵咔嚓咔嚓的响声。也许别的城市通常的做法是将这种蔓生的树木一刀切地剪除,赣州却似乎格外地包容。

# 我的爸爸

曾泰元

去年下半年接连跑了三个叫“秘境”的地方。秘境,大概就是很美且少为人知的意思。在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下,加上地方政府都学会了不遗余力的推介,秘境其实也都为人知了,因此倒不如“仙境”这个词来得更持久。对比下来,三个地方,新疆塔县,《倚天屠龙记》明教总部光明顶所在地,是神所在的仙境。云南贡山,地处高黎贡山腹地,“三江并流”最西边,是人神共居的仙境。浙江松阳,一派江南,青山绿水在诗词的氤氲下,散发着人文的光辉,是人间仙境。

# 夜色

申然作

夜色(摄影)申然作  
经沧桑,虬枝苍劲,见证着赣南历史的风云变幻。叶呼,当年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一棵古樟吸引了大家的视线,纷纷驻足拍照。这棵树有着非凡的来历。1933年,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叶坪,苏维埃首脑机关紧急撤离,刚刚撤出驻地,一颗炸弹从天而降,眼看就要落下,不料却正好落在了古樟上,被虬劲的枝干紧紧抱住,竟然没有爆炸。至今,这颗炸弹还卡在树干里。

七夕会  
手扶着把手。老二妹妹排第二,坐一丁点爸爸身前的椅垫。爸爸驾驶排第三,在正中间被前后包裹。妈妈排第四,紧贴在爸爸身后。我排第五殿后,背顶着摩托车尾竖起的备胎,坐在塞缝隙的两件雨衣上。在那个不富裕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辆严重超载的伟士牌克尽职责,带着我们一家人嘎吱嘎吱地走过了不少地方。

如今,我们一家五口分散各地,年逾八十的爸妈在台北悠然度日,我在上海杉达学院教书育人,妹妹在西雅图做自由业,弟弟在旧金山当建筑师。垂暮之年的父母,中年奔老的老子,何日方能再挤一车,剪烛西窗?

政府都忙忙于经济发展,碌碌于社会稳定,如此钟情诗词、善用诗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 诗词,让松阳成为人间仙境

韩可胜

她更多的作品,颇有两汉气度,颇具男儿气概。即便她写给情郎的定情诗,也是“纫兰独抱灵均操,不带春风儿女花”。《山之高》三章,第一章“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第二章“采苦采苦,于山之南。仲忧心,其何以堪”……元代大学者、诗人虞集节赞叹:有《诗经》之风,胜过《卷耳》《虫草》这样的《诗经》名篇。张玉娘的作品一次次让我惊讶:“寒入关榆霜满天,铁衣马上枕戈眠”,媲美盛唐的边塞诗。“愿系匈奴颈,狼烟夜不惊”,慷慨激昂,悲壮豪迈,实在难以相信出自闺阁之手。可惜她27岁就因病而逝。如果她活到李清照的71岁,成就当在后者之上。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滕胧诗”鼻祖李商隐千年后遇到了刘学锴这位“解诗人”,这是刘先生与李商隐的跨时空对话。我来松阳,又与寓居合肥的刘先生跨空间对话,我将我的所感所忆发给了先生的夫人潘老师,潘老师再向我转达先生的点评,如此经历了多个来回。在松阳,我们向张玉娘表达了迟到的敬意,又与创作诗词的松庐先生夜吟唱和,“松州日日春光好,松阴溪上双飞鸟”“人在烟洲里,远岭泛丹霞”是松庐先生对松阳山水的描述。有了诗词的倾注,我们看待松阳就有了不一样的心境。不属于神,只属于人心和人情的诗词让仙境松阳罩上了人间的光辉。



夜色(摄影)申然作

开怀抱,抚慰你的身心,你只需开放自己的心灵,那些郁积的焦虑和压力,都会顷刻间消弭。从这个意义上讲,森林也有着治愈的作用。  
赣南地处中亚热带,多是常绿阔叶林带。日本学者上田信在其《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一书里,以日文将常绿阔叶林别称为照叶树林。这是因为阔叶林常年都是青色的叶子,如站在森林外面看,树叶表面光泽耀眼,非“照”字不足以形容其耀眼和夺目。在我看来,赣南的这些常绿阔叶乔木也可喻为发光的树,在阳光下,灼灼闪亮,光彩熠熠。  
树木就是赣南的灵魂。一棵树有一棵树的姿态,一棵树有一棵树的风骨,书写着属于赣南大地的传奇。短短数日,我们一直在向赣南的腹地进发,常常的情景是汽车在奔跑,阳光下的树林也一路紧追慢赶,洒下一路耀眼的笑声。公路曲曲弯弯,山岗起伏起伏,与其说树木步步紧跟,倒不如说是在追随树木的步履……